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五十三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的现象。夏季，南阳郡发生大水灾。巴郡和益州郡发生山崩。秋季，南匈奴左莫鞬台耆等人反叛，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出兵进击，将他们降服。

南匈奴左莫鞬台耆等人反叛，东羌诸种全体起来响应他们。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刚刚到任，军垒中只有二百余人，听到这一消息，张奂立即集合军士出击。军中属吏都叩着头争相劝阻，张奂没有听从，于是进兵屯守长城要塞。征集兵士，派遣将领王卫招诱东羌诸种，因而进据龟兹县，使南匈奴和东羌人不能往来，东羌诸种的酋长于是相继率兵与张奂一道进攻左莫鞬等，将他们击败和降服。羌人首领赠送给张奂二十匹战马，八枚金耳环。张奂以酒洒地发誓说：“即使马匹像羊群一样多，我也绝不牵入马厩，即使金子多如粟米，我也绝不装进自己的腰包。”把赠送的东西全部退还。在此之前，八任都尉大都贪图财物，羌人深感愁苦，及至张奂继任，持正廉洁，羌人无不心悦诚服，政令教化因而畅通无阻。

永寿二年（丙申，156），春三月，蜀郡属国的夷人反叛。秋季，鲜卑人檀石槐进犯云中郡，朝廷任命李膺为度辽将军。

起初，鲜卑人檀石槐勇敢健壮而又有智谋，各部落都对他敬畏和信服，他制定法令，审理诉讼，没有人敢于违抗，于是被推举为部落首领。檀石槐在弹汗山建立王庭，位于高柳以北三百余里，东部和西部的部落首领都归附于他。因此，鲜卑人向南边劫掠汉朝沿边地区，抗拒北方的丁零人，东方击退扶余人，西边进击乌孙人，完全占据匈奴的故土，东西达一万四千余里。到了这时开始进犯。朝廷任命原任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。李膺到达边境以后，羌人、胡人都望风敬畏归服，把原先掠夺的男女俘虏，全都送到边塞归还。

任命韩韶为赢县长。

公孙举等聚集部众达三万余人，在青州、兖州、徐州打家劫舍，朝廷连年进行讨伐，都不能取胜。尚书令挑选能够胜任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，任命韩韶为赢县长。盗贼听说他很贤能，互相告诫不要进入赢县境内。流民万余户进入赢县界，韩韶打开粮仓赈济他们。主管粮仓的官吏认为不能这样做，韩韶说：“我作为赢县之长，能够救活可能要死在沟壑中的饥民，而因此被处死，我会含笑入土的。”韩韶与同郡

荀淑、钟皓、陈寔都曾经担任过县长，都以实行德政著称，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“颍川四长”。

朝廷派遣中郎将段颖进攻泰山、琅邪二郡的盗贼，讨平了他们。

起初，鲜卑人进犯辽东，属国都尉段颖率领所统辖的军队疾速着去迎战。随后他担心鲜卑人惊恐逃走，就让驿骑假装送来皇帝诏书，征召段颖回朝，段颖假装退走，设下埋伏。鲜卑人信以为真，反过来追击段颖，段颖趁势纵兵大战，把鲜卑人全都斩杀、俘虏。到了这时，桓帝下诏选拔将帅中文武双全的人才，司徒尹颂推荐段颖，任命他为中郎将。段颖前去进攻泰山、琅邪二郡的盗贼，把他们打得大败，斩杀他们的首领公孙举、东郭窦，获得首级一万多，其余的党徒都投降。封段颖为列侯。

冬十二月，发生地震。

永寿三年(丁酉,157),夏四月,九真郡蛮夷反叛,讨伐并击败了他们。 闰月三十日,发生日食。 发生蝗灾。

有的人上书说,老百姓贫穷,应该改铸大钱,这件事交给大将军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四府的官员以及太学中有见解的学生加以讨论。刘陶说:“当今面临的忧患,不在于钱币,而在于人民在忍饥挨饿。人民可以一百年没有钱币,却不可以一天没有吃的。建议改铸钱币的人,不了解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,却侈谈改铸钱币的好处。但是,即使一万个人铸钱,一个人掠夺,都不能满足,何况现在是一个人铸钱,而有一万人去掠夺呢!就是把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当作炭火,把天下万物都当作铜矿,驱使不吃饭的百姓,使用不饥饿的役夫,也不能满足永无止境的需求。要想让人民富裕,财富充足,最重要的是停止征役,禁止掠夺,那么老百姓不必辛劳而自然富足。希望陛下放宽刻薄的禁令,暂缓实行冶炼铸币的建议,倾听百姓的歌谣和谚语,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异,那么,天下人民的心愿,国家急需办理的大事,就都能清楚地看到,没有遗漏和疑惑的地方。当今田地虽然宽广却得不到耕种,民众虽然很多却得不到食物,小人们争相抢夺官爵,贪得无厌。我担心役夫和穷困的工匠会突然从版筑之间崛起,使忧愁怨恨的百姓起来响应,犹如云朵一样纷纷集合,那时,即使有一尺见方的钱币,又怎能挽救危亡!”于是不再改铸钱币。

长沙郡蛮人反叛。

延熹元年(戊戌,158),夏五月三十,发生日食。

太史令陈授奏称:“发生日食的灾异,罪过在于梁冀。”梁冀授意逮捕和拷打陈授,陈授死在狱中。桓帝因此恼恨梁冀。

发生蝗灾。举行祈雨的大雩祭礼。秋七月,太尉黄琼被免官。冬十月,桓帝在广成苑打猎,随后至上林苑。十二月,南匈奴、乌桓、鲜卑进犯,任命陈龟为度辽将军,免除并州、凉州一年的田租和更赋。

陈龟临行前上疏说:“臣听说,日月星辰不沿着轨道运行,应该选拔士人为相,蛮夷不恭顺朝廷,应该挑选士卒为将。臣没有文韬武略之才,却担当统帅大军的重任,即使身死,也难以报答。西部州郡土地瘠薄,百姓穷困,多次遭受灾荒,虽然还有一口气,实际上却如同枯骨朽尸。陛下把百姓当作子女,怎么能不尽抚养的恩惠呢?刺史、郡守不贤良,就会招来祸害,外族凶猛强悍,趁着衰败之机,利用缝隙而起兵反叛。但是,由于将帅不忠诚,贪官污吏聚敛财富,不抵御敌寇,致使国库空虚,征战毫无功效。应该更换不称职的刺史和郡守,罢斥邪恶残暴的贪官污吏,重新选拔将校,挑选训练文武兼备的人才。免除并州、凉州今年的田租和更赋,宽大赦免罪犯,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这样一来,善吏知道奉公守法带来的福气,恶吏知道营私舞弊招致的祸害,胡人的骑兵将不会再暗中窥伺长城,边塞也将不再有候望烽火的忧患了。”于是,桓帝重新任命幽州和并州刺史以及郡太守,下发诏书,“为了陈将军的请求,免除并州、凉州一年的田租和更赋”。陈龟到任后,州郡官吏大为震惊和畏惧,节省下来的经费,每年以亿计。

任命张奂为北中郎将。

匈奴、乌桓焚烧度辽将军府大门,屯驻在赤坑,烟火互相看得很清楚。边防兵士很惊恐。张奂却安坐在军帐中,讲解和诵读经书就像无事一般。秘密派遣使者劝说乌桓,让乌桓斩杀匈奴和匈奴旁支屠各的首领,袭击并打败匈奴部众,胡人各部全都投降。

征召陈龟还朝,陈龟绝食而死。

梁冀和陈龟之间一向有矛盾,因此将陈龟征召回朝,并派人代替他。梁冀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,陈龟上书请求诛杀他,桓帝没有理会,

于是，陈龟绝食而死。

任命种暠为度辽将军。

种暠来到军营以后，首先宣布朝廷的恩德和威信，劝诱胡人归降，有不归降的，然后再加以讨伐。将在各郡县做人质的羌人全都遣送回家。种暠诚心诚意地加以怀柔和安抚，赏罚分明，因此羌人、胡人都前来归顺。种暠下令拆除烽火台，撤去瞭望台，边境地区一片安宁，再无警报。

延熹二年（己亥，159），春二月，鲜卑侵犯雁门郡。蜀郡夷人攻打蚕陵县。三月，再次取消刺史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为父母服丧三年的规定。夏季，发生水灾。秋七月，皇后梁氏去世。

梁皇后依仗姐姐梁太后和哥哥梁冀的势力，生活奢侈，嫉妒成性，桓帝对她的宠爱衰减，梁皇后自己无子，其他嫔妃一旦怀孕，很少能得到保全。桓帝对她更加疏远，她忧愁愤恨而死。

安葬懿献皇后梁氏于懿陵。八月，大将军梁冀被处死，太尉胡广、司徒韩续、司空孙朗都被控有罪，免去官职，贬为平民。

梁氏家族共有七个侯，三个皇后，六个贵人，两个大将军，担任卿、将、尹、校等官职的有五十七人。梁冀把持朝廷大权，凶暴独断，日甚一日。宫廷侍卫和皇帝的随从中，都有他的亲信，皇宫内皇帝的行动起居，他了如指掌。四方向朝廷进贡的物品，都先将上等的呈送给梁冀，皇帝还得排在他的后面。文武百官升迁或被征召，都要先到梁府谢恩，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去接受指示。吴树被任命为宛县县令，上任时辞别梁冀，梁冀托吴树照顾自己的宾客，吴树说：“邪恶小人是残害百姓的蠹虫，即令是邻居，也应该杀死。将军您高居上将的官位，应该崇敬贤能，弥补朝廷的缺失。然而，自从我陪着您坐下以来，没有听到您称颂一位长者，却嘱托我照顾很多不得当的人。这不是我吴树所敢听的。”吴树到县上任后，便将梁冀的宾客数十人诛杀。后来吴树谒见梁冀，梁冀请他喝下了毒酒，吴树走出梁府后，死在车上。安帝的嫡母耿贵人去世，梁冀向她的侄儿索要珍宝玩物，没能得到，因而恼羞成怒，将其家族的人都处死。崔琦作《外戚箴》以讽劝梁冀，梁冀大怒。崔琦说：“管仲喜欢听讥刺和规劝的话，萧何专门设置记录自己过失的官吏。现在，将军不能够结交忠贞贤良之人来拯救大祸，反而想要堵



住士人的嘴巴，蒙蔽皇上的耳目，难道想让鹿和马换形吗？”梁冀把他杀死。梁冀把持朝政将近二十年，因为私仇杀死了很多人，威势震动朝廷内外，桓帝也只好拱手退让。邓香的妻子宣，生下女儿邓猛，邓香去世，宣改嫁梁纪，梁纪是梁冀之妻孙寿的舅舅。孙寿把邓猛送进皇宫，被封为贵人，梁冀因而把邓猛认作自己的女儿。于是，派刺客前去杀邓猛的母亲宣。刺客爬上屋顶，准备进入宣家时，被宣家发觉，宣急忙奔入皇宫，向桓帝报告。桓帝勃然大怒，单独招呼小黄门唐衡跟着他上厕所，问道：“我身边的人，不和皇后娘家交往的，有谁？”唐衡回答说：“单超、左悺和梁氏有矛盾，徐璜、具瑗也愤恨他们。”于是，桓帝把单超、左悺叫进内室，共同商定计谋，桓帝将单超的手臂咬破出血，作为盟誓。梁冀心中产生猜疑，派中黄门张恽入宫住宿，以防意外变故。具瑗逮捕了张恽，请桓帝登上前殿。桓帝让尚书令尹勋手持符节，统率丞、郎以下的官吏，都手持兵器，守卫省阁。让具瑗带领御厰的骑士、虎贲、羽林、都候剑戟士共一千余人，与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梁冀府第，收缴了大将军印信。梁冀、孙寿双双自杀，将梁氏和孙氏家族的所有成员全都逮捕，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斩首示众。胡广、韩缙、孙朗都因阿附梁冀获罪，以减死罪一等论处，免去官职，贬为平民。梁氏旧时属史和宾客被免官罢黜的有三百多人，朝廷为之一空。老百姓无不举手称快。没收梁冀的家财，由官府变卖，收入合计三十多亿，全都上缴国库，减免全国租税的一半。将梁氏的园林拆掉，分散给贫民耕种。

册立贵人邓氏为皇后，将梁皇后贬称为贵人。封宦官单超等五人为列侯。

当世称他们为“五侯”。

任命黄琼为太尉。

当时刚刚诛杀梁冀，天下人都希望能看到政治有所改观。黄琼位居三公，于是，他举发劾奏州郡的贪官污吏，有十余人被处死或流放。征辟汝南人范滂，范滂自幼便磨厉清高节操。他曾经担任清诏使，到冀州巡视考察，出发时，他登上车，手揽缰绳，慷慨激昂，大有澄清天下吏治的壮志。郡守县令中贪赃枉法的听说范滂要来巡视，都自动解下印信绶带，离职而去。范滂上奏弹劾权贵党羽二十多人，尚书责备他

弹劾得太多太滥，范滂回答说：“臣所举发劾奏的官吏，如果不是贪赃枉法、奸邪暴戾，怎能让他们来玷污我的奏章呢？再加上朝会的日期临近，所以先举发急待处治的，那些未结案的，待调查核实后再行弹劾。臣听说，农夫除去杂草，庄稼才能茂盛，忠臣铲除奸佞，王道才能清平。如果臣的弹章有差错，甘愿被处死。”尚书无法反驳。

征聘隐居之士徐稚、姜肱、袁闳、韦著、李昙，他们都不肯应聘。

尚书令陈蕃推荐五位隐居之士，朝廷用安车（一匹马拉的车）和玄纁（黑色的布帛）征聘他们，他们不肯应聘。徐稚是豫章郡人，家里贫穷，经常亲自耕种，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食物不吃，谦恭节俭，待人礼让，当地人都佩服他的品德。官府多次征聘，他都没答应。陈蕃担任太守，礼貌地请他担任功曹，徐稚在晋见陈蕃后，即行告退。陈蕃性格方正严峻，从不接见宾客，只有徐稚来，特地设一张坐榻，徐稚走后，就把坐榻悬起来。后来徐稚被荐举为“有道”之士，在家中被任命为太原太守，他都不肯就任。徐稚虽然不肯接受诸公的征聘，但是听到他们的死讯，便背着书箱前往吊丧。通常在家中先烤好一只鸡，用酒浸泡一两绵絮，晒干后包裹烤鸡。来到死者坟墓隧道之外，用水将绵絮泡湿，准备好米饭，以白茅草为垫，把鸡放在坟墓前，将酒洒在地上进行祭奠，留下自己的名帖，马上离去，不去见主丧的人。姜肱是彭城人，和他的两个弟弟姜仲海、姜季江，都以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著称，经常同盖一条被子睡觉。有一次，姜肱和弟弟姜季江一道去郡城，夜间遇上盗贼，盗贼要杀他俩，姜肱说：“我的弟弟年龄小，受到父母怜爱，又没有成亲，希望你杀死我，保全我弟弟的性命。”姜季江说：“我哥哥年龄和品德都在我之上，是家庭的珍宝，国家的英才，请让我受死，来换取哥哥的性命。”强盗把两人都释放了，只是把衣服和财物抢走而已。来到郡城，郡中人看到姜肱没穿衣服，觉得奇怪，问他是什么原因，姜肱用别的原因敷衍一番，始终没有说被盗之事。盗贼听到这个消息，深感愧悔，到姜肱的住处叩头请罪，把抢夺的衣物奉还。姜肱不肯接受，用酒饭款待他，并把他送走。受到征召后，不肯前来，桓帝下诏画出姜肱的肖像。姜肱躺卧在光线幽暗的房间，用被子蒙住脸，声称患有昏眩病，怕受风，画工竟然不能见到姜肱的真实面貌。袁闳是汝南郡人，是袁安的玄孙。他刻苦修养节操，把耕种庄稼、学习经书作为自

己的职业。韦著是京兆人，隐居山林，讲授经书。李昙是颍川郡人，他的继母非常凶暴，李昙对她却十分恭谨。桓帝又征召安阳人魏桓，魏桓的乡亲都劝他前往应聘，魏桓说：“接受朝廷的俸禄，追求升迁高级职位，目的是为了实自己的抱负。可是现在后宫的美女有一千多人，能减少吗？皇家马厩有骏马万匹，能减少吗？皇帝身边的权贵豪门，能驱除吗？”大家都说：“不能”。魏桓这才慨然长叹说：“让我活着去应聘，死后再被送回，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！”于是隐居不出。

封皇后哥哥的儿子邓康、宦官侯览等人为列侯。杀死白马县令李云、弘农郡掾吏杜众。

桓帝在诛杀梁冀以后，跟他有旧交私情的人，大多都被授予封爵。封皇后哥哥的儿子邓康、邓秉都为列侯，邓氏宗族都被授予列校或郎将，赏赐以亿万计。侯览进献缣帛五千匹，赐封为高乡侯。桓帝又封小黄门八人为乡侯。从此以后，朝廷大权全都归宦官掌握。“五侯”尤其贪婪放肆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。当时屡次出现灾异，白马县令李云公开上疏，并将副本呈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府，疏中说：“梁冀虽然依仗权势，独断专行，残害天下，如今论罪处死，不过就像召来家奴掐死他一样。然而却滥封参与密谋的臣子，赏赐他们万户以上的食邑。如果高祖知道了，能不责备吗？西北边疆的各位将领听说此事，能不军心动摇？帝就是审帝的意思。如今官位错乱，小人依靠谄媚追求升迁，贿赂公行，政令和教化日益败坏。是皇帝不打算审帝吗？”桓帝大怒，下令逮捕李云送监狱，让管霸拷问他。弘农郡掾吏杜众对李云因忠心进谏而遭到惩罚深感痛心，上书朝廷，表示愿意和李云一同受死。桓帝更加生气，将他和李云一道关进监狱。大鸿胪陈蕃、太常杨秉、洛阳市长沐茂、郎中上官质一并上书请求赦免李云，都因此被免官。管霸也说：“李云、杜众狂妄愚昧，不足以给予惩罚。”桓帝说：“皇帝不打算审帝”，这是什么话？常侍你还想宽恕他吗！”于是，李云、杜众都死在监狱中。黄琼声称有病，卧床不起，上疏说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没有显著的善政，梁氏家族的几个人掌握朝廷大权，宦官小人充斥朝廷，李固、杜乔因为进陈忠言已经惨遭杀害，李云、杜众又因为直言劝谏相继被处死。四海之内伤心恐惧，日益怨恨，朝廷内外，都把尽忠视为忌讳。尚书周永，一向讨好梁冀，宫廷内的黄门宦官和梁冀一道图谋不

轨，到了梁冀将要被诛杀的时候，他们假借揭发和攻击梁冀以显示自己的忠诚，以此来争取封爵赏赐。他们又和忠臣一同受到显赫的封赏。四方的人士听到这一消息，无不愤恨叹息。”奏章呈上后，桓帝没有采纳。

冬十月，任命宦官单超为车骑将军。烧当羌人反叛，校尉段颍将他们击败。任命陈蕃为光禄勋。

当时，封爵和赏赐超出正常的制度，后宫中受宠的宫女太多，陈蕃上疏说：“封国的诸侯就像天上的二十八宿，拱卫着朝廷。但是皇上身边的人都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，有的竟然一家之内被封为侯爵的有数人，所以天象失去常度，阴阳秩序错乱。还有，选择数千美女入后宫，她们吃的是肉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用的是胭脂粉黛，花费难以计算。民间谣谚说：‘盗贼都不去有五个女儿的人家。’因为女儿多会使一家贫穷。现在后宫有这么多人，难道不会让国家贫穷吗？”桓帝对陈蕃的建议颇加采纳，因此释放宫女五百多人，封侯的降为乡侯。

任命杨秉为河南尹，不久，杨秉因事获罪，被送到左校营罚作苦役。

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担任济阴太守，依仗权势贪污放纵。兖州刺史第五种让从事卫羽立案调查，查出赃款五、六千万。第五种上奏告发，并且弹劾单超。单匡贿赂刺客前去行刺卫羽，卫羽发觉，将刺客抓获，囚禁在洛阳监狱。单匡暗中命令刺客越狱逃走。尚书责备杨秉，杨秉回答说：“请用囚车把单匡押解到京城，当面审查这件事，那么他们作奸犯科的罪状，肯定会立刻查清。”然而杨秉竟因此获罪，被送到左校营罚苦役。第五种也因为其他罪名被流放到朔方郡。第五种是第五伦的曾孙。

任命爱延为五官中郎将。

桓帝问侍中爱延说：“朕是什么样的君主？”爱延回答说：“陛下是汉王朝的中等君主。”桓帝说：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爱延答道：“尚书令陈蕃管事时，国家就得到治理，而中常侍和黄门参与朝政，国家就会混乱。所以说，可以辅佐陛下实施善政，也可以引导陛下做错事。”桓帝说：“朕知道自己的缺点了。”任命爱延为五官中郎将。正遇上一颗异常的星经过帝座星座，桓帝秘密征询爱延的意见，爱延说：“天子一动

一静都要符合礼仪,那么,日月星辰就会按秩序运行,如果有超越礼制规定的举动,那么星象就会发生混乱。陛下因为邓万世是自己未登上皇位前的旧友,于是就封他为侯,经常召见,和他玩博塞游戏,上下亲昵而不讲礼仪,有损至尊的威严。人们往往喜欢一个人就难以发现他的过失,讨厌一个人就不会了解他的优点。所以君王颁赏一定要与功劳的大小相联系,赐爵一定要和政绩的多寡相对应。和善人交朋友,就能每天听到有益的训勉,和恶人相来往,只会每天都产生邪恶之情。奸邪之臣迷惑君主,淫乱之妾危害主人。但愿陛下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,接纳直言敢谏的正士,灾变就可以消除。”桓帝没能采用他的意见。爰延便声称有病,被免去官职,回归故乡。

延熹三年(庚子,160),春正月,桓帝下诏寻求已故太尉李固的后裔。

当初,李固知道自己难免一死,就把三个儿子李基、李兹、李燮送回故乡。当时李燮十三岁,他的姐姐李文姬是同郡人赵伯英的妻子,暗地里和两个哥哥商量,先把李燮藏起来,假称他已经返回京师洛阳,人们都没有察觉。不久,灾难降临,州郡官府逮捕李基、李兹,二人都死在狱中。于是,李文姬拜托父亲的学生王成说:“您为我的父亲坚持正义,有古人的节操,今天,我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您。李氏家族是存是灭,全在您的身上了。”王成便带着李燮乘船沿长江东下,进入徐州境内,改名换姓在酒店里做佣工,王成则在街头占卦算命。二人假装不认识,暗地里往来。过了十年之后,梁冀被诛杀,李燮才返回家乡,补穿丧服。姐弟二人相见,十分悲伤,旁边人无不感动。姐姐告诫李燮说:“我们李家的祭祀差点断绝,你侥幸逃得活命,这难道不是天意吗?你应该闭门自守,不要随便和别人往来,千万不要对梁家有一言评论,评论梁家就会牵连皇上,大祸就会重新降临,只要引咎自责就行了。”李燮牢记姐姐的教诲。后来王成去世,李燮按照礼节安葬了他,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都把王成的牌位摆放在上宾之位,加以祭祀。

单超去世。

赐给单超东园秘器以及御用棺木和玉衣。等到埋葬时,征发五营骑士,由将作大匠安排,为单超修筑坟墓。从此以后,剩下的“四侯”更加骄横,天下百姓流传着歌谣说:“左悺有回天之力,具瑗是唯我独尊,

徐璜像卧虎拦路，唐衡如大雨落地。”他们竞相修建宅第，追求豪华奢侈。他们的亲戚姻党，有的担任州郡长官，鱼肉百姓，和强盗没有什么区别，暴虐毒害遍及全国各地。民不聊生，所以很多人都去做盗贼。左悺的哥哥为河东太守，所属皮氏县长京兆人赵歧对此感到耻辱，当天就辞官，西归故乡。唐衡的哥哥唐瑑为京兆尹，逮捕赵歧的家属亲戚，扣上重大的罪名，全部加以诛杀。赵歧只身外逃，走遍四方，隐姓埋名，在北海的街市上卖饼为生。安丘人孙嵩见他相貌不凡，带着他一同乘车回家，把他藏在夹壁中。等到唐衡兄弟死后，遇到赦令，才敢出来。

闰正月，西羌进犯张掖，段熲击败并招降了他们。

早晨，羌人逼进段熲的军营，段熲下马大战，打到中午，战刀折断，箭头射尽，羌人也向后退却。段熲率军追击，一边搏斗，一边前进，昼夜不停地攻击，割马肉充饥，饮雪水止渴，历时四十多天，终于追击到积石山，追出塞外二千多里，斩杀烧何种羌的首领，接受其残部投降，班师而还。

夏五月，汉中郡发生山崩。 秋七月，长沙郡、零陵郡蛮人反叛。

冬十一月，九真郡残余盗贼再次反叛，朝廷任命夏方为交趾刺史，盗贼向夏方投降。

夏方一向以威严和恩惠著称，盗贼相继投降。

泰山贼寇杀死都尉，朝廷任命皇甫规为太守，将盗贼讨伐平息。

延熹四年（辛丑，161），春正月，南宫嘉德殿发生火灾。 发生大瘟疫。 二月，兵器库失火。 夏季，任命刘矩为太尉。

起初，刘矩为雍丘县令，用礼义教化百姓，因此，百姓们都受到感化，努力革除自身的恶习。有人来告状，他经常把告状人带到跟前，耳提面命地训告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愤怒是可以忍耐的，但是县衙不要进，让他们回去重新考虑。投诉人被他的话所感动，往往各自作罢离去。

五月，有异星出现在心宿星座。 降下冰雹。 六月，发生地震。

岱山及博县尤来山发生山崩。 秋七月，削减百官的俸禄，向各封国的王、侯借贷他们所食租税的一半。出卖关内侯以下的官爵。 九月，任命刘宠为司空。

刘宠曾经担任会稽太守，在任期间，消除烦琐的苛捐杂税，禁止官

吏的非法行为，郡内大治。恒帝征召他去朝廷任职，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从若邪山谷中出来，每人带着一百钱送给刘宠，说：“我们都是山谷中的鄙陋小民，从来没有见过郡太守。其他太守在任时，官吏到民间征发赋税徭役，到夜晚还络绎不绝，有时犬吠之声通宵不停，百姓不得安宁。自从明府您下车任职以来，夜间听不到犬吠之声，百姓也看不到官吏横征暴敛。我们在年老之时遇到圣明的太守。今天听到您要离开我们，所以，才互相扶持为您送行。”刘宠说：“我的政绩哪有你们夸奖的那样好呢？各位父老辛苦了。”在他们送来的钱中每人选一枚大钱收下。

冬季，羌人诸部再次反叛，将段颍征回洛阳，关进监狱，派遣中郎将皇甫规前去征讨，击败并招降了羌人。

羌人进攻并州、凉州，段颍率领湟中志愿从行的胡人前往讨伐。凉州刺史郭閼贪图共享功劳，故意滞留段颍的部队，使他们无法前进。志愿从行的胡人因为服役的时间太长，叛逃回家乡。郭閼归罪于段颍，段颍因而坐罪，被征回洛阳，关进监狱，送往左校营罚作苦役。羌人因此难以控制，祸患日益严重。皇甫规上书说：“臣生长在邠山、岐山一带，年龄五十九岁，过去曾作过郡吏，经历过两次羌人叛乱，曾经事先筹划平乱，不幸而言中。我希望朝廷给我一个无职事的官阶，准备一辆车，让我作为朝廷的使者，到三辅地区进行招抚和慰问，宣扬朝廷的声威和恩德，用我所熟悉的地理知识和用兵谋略来帮助各部队。臣处在孤单危险的境地中，静观郡太守已达数十年。与其到处寻求勇猛的将领，不如施行清平的政治；与其精通孙子和吴起的兵法，不如使官吏奉公守法。前次羌人叛乱的教训，距离现在并不很久，臣的确为此深感忧虑，所以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，上书陈言，效尽忠心。”恒帝下诏，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，手持符节，督率函谷关以西的军队进攻羌人，将其击败。羌人敬慕皇甫规的威信，互相规劝，归降的有十多万人。

延熹五年（壬寅，162），春三月，皇甫规讨伐沈氏种羌，羌人向皇甫规投降。

沈氏种羌进攻张掖、酒泉两郡，皇甫规征发先零等种羌，共同讨伐陇右地区的沈氏种羌。然而，因为道路不通，军中发生大瘟疫，死亡的

人数达十分之三四。皇甫规亲自到营帐中巡视和慰问三军将士，全军将士深受感动。东羌派人前来请求投降，通往凉州的道路再度畅通。皇甫规一一列举州牧、太守等地方官吏所犯贪污暴虐、滥杀降人、年老不能胜任、依仗朝廷权贵等罪状对他们进行弹劾，这些人有的被免职，有的被处死。羌人听到这个消息，都改变态度，归服朝廷，有十多万人到皇甫规处投降。

夏季，零陵郡盗贼攻入桂阳郡，艾县的盗贼攻打长沙郡。发生地震。冬十月，武陵郡蛮族反叛。

武陵郡蛮族攻打江陵，南郡太守李肃逃跑，主簿胡爽拦住他的马头劝阻说：“蛮夷看到郡城没有防备，所以才敢乘机进攻。太守您身为国家大臣，管辖的城镇连接达千里，只要您高举大旗，擂响战鼓，应声而来的必将有十万之众。怎么能够抛弃剖符守土的重任，而甘作临阵脱逃的罪人呢？”李肃杀死胡爽而逃走。朝廷征召李肃回京，在街头斩首示众。免除胡爽全家的赋税和徭役，并任命胡爽家中一人为郎官。

任命冯緄为车骑将军，征讨各部蛮夷，蛮夷向冯緄投降。

在此以前朝廷所派遣将帅，大多都被宦官以损耗军用物资为名加以陷害，往往受到处罚。冯緄请求派遣中常侍一人监督军队的开支，尚书朱穆上奏论冯緄躲避财物方面的嫌疑，有失大臣的节操。桓帝下发诏书，不许弹劾。冯緄请求前任武陵郡太守应奉和自己一同前去讨伐。十一月，冯緄率领军队进攻武陵郡蛮族，斩杀四千多人，接受投降十余万人，荆州得以平定。冯緄把功劳推让给应奉，推荐他担任司隶校尉。

任命杨秉为太尉。把皇甫规关进监狱，判他到左校营罚苦役。

皇甫规回到家乡，督率军政，既没有树立私恩，又对宦官深恶痛绝，不和他们往来。因此，这些人一同诬陷皇甫规用财货贿赂诸种羌人，让他们假装投降。桓帝下诏谴责皇甫规。皇甫规上书替自己辩白说：“臣先前弹劾李翥等五人，他们的党羽遍布朝廷内外，和他们有牵连的还有一百多人。属吏借口为长官报仇，儿子一心想为父亲雪耻，交结有权势的豪门，竞相散布谣言，说臣私下贿赂诸种羌人，用财物酬谢他们。如果臣用自己的私财，那么臣家没有一担以上的存粮；如果臣用官府的财物，那么有文书帐簿，很容易查考。尤其让臣疑惑不解



的是，即使他们所说的都是真话，那么，前朝还把宫女赐给匈奴，把公主嫁给乌孙，如今臣只是花费一千万钱来安抚反叛的羌人，这有什么罪过呢？自从安帝永初年间以来，朝廷派出征伐羌人的将帅不少，其中全军覆没的有五位，动用资财多达亿万。有的将领班师回京之时，将钱币的封条都没打开就直接送进权贵的家门。然而他们却因此功成名就，加官晋爵。而今臣返回故乡，负责督察和弹劾各郡地方官，因此断绝了朋友和亲戚的关系，得罪和侮辱了过去的老朋友，于是招来众人的诽谤和暗害，确容是不可避免的。”于是，桓帝征召皇甫规回京城，任命他为议郎。按照他的功绩，应该加封侯爵，然而中常侍徐璜、左悺等人打算从皇甫规那里勒索财物，皇甫规始终不肯酬答，徐璜等人重提前事加以诬陷，因此将皇甫规交付有关官吏审问治罪。皇甫规的属下想收集钱物向徐璜等人道歉，皇甫规誓不听从，因此被判处到左校营罚作苦役。三公大臣以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前往宫门前为皇甫规诉冤，正遇到朝廷颁布赦令，皇甫规才回到家乡。

延熹六年（癸卯，163），夏五月，鲜卑族攻打辽东。秋季，武陵郡蛮人再度反叛，郡中部队将其讨平，冯緄因此事而被免官。

七月，武陵郡蛮人再度反叛，宦官一向憎恨冯緄，借口班师后盗贼再次反叛而将其免去官职。

冬十月，桓帝去广成苑打猎，随后来到上林苑。

陈蕃上书进谏说：“即使是安定太平的时期，游猎也要有节制，何况现在有“三空”的灾难呢！田野空，朝廷空，仓库空，再加上战争没有停止，四方人民逃亡，这正是陛下您焦心劳神、彻夜不寐的时候，怎么能够扬旗耀武，把心思用到乘坐牢马观光上呢！而日前段时间秋季下雨太多，农民才开始种麦，而今让他们失去耕种时机，命令他们承担驱赶禽兽、修筑道路的劳役，这不是圣贤君主体恤百姓的做法。”奏章呈上，桓帝没有采纳。

十二月，任命周景为司空。

这时宦官的势力正盛，他们任用的人遍布各级官府。周景和太尉杨秉上书说：“朝廷内外的官吏，有很多都不是合适的人选。按照过去的典章制度所规定，宦官子弟不得担任官职，请求陛下将这些人统统斥退和罢黜。”桓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于是，他们逐条弹劾州牧、太

守以下的官吏五十余人,这些人有的被处死,有的被免官,天下人无不肃然起敬。

任命张奂为度辽将军,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。

起初,张奂因为是梁冀的旧属而被免去官职,并终身不准再出来做官,他的故交老友没有一个人敢替他说话,只有皇甫规向朝廷推荐张奂,前后呈递了七次奏章。及至皇甫规被任命为度辽将军,到军营仅数月,就向朝廷推荐张奂才能、谋略兼优,应该担任大军统帅,自己请求做一个散官,担任张奂的副手。朝廷采纳了皇甫规的建议。

任命段颍为护羌校尉。

西部州郡的官吏百姓守在皇宫门前为段颍诉冤的人很多,正遇上羌人势力日益强盛,凉州几乎灭亡,于是朝廷重新任命段颍为校尉。

尚书朱穆去世。

朱穆痛恨宦官放肆专横,上疏说:“按照汉朝的传统制度,中常侍参选士人担任,从光武帝建武年间以后,才全部任用宦官。自从殇帝延平年间以来,宦官的地位越来越尊贵,势力越来越大,权力倾动全国,宠信和尊贵达到极点,他们肆意骄纵专横,鱼肉百姓。臣认为应该把他们全都裁减和罢黜,重新选择天下通晓国家制度的清廉高洁之士,来补充留下的官位。”桓帝没有采纳。后来,朱穆又口头向桓帝陈述说:“臣听说汉朝过去的典制,设置侍中、常侍各一人,负责尚书台事务,设置黄门侍郎一人,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和收受臣下的奏章,全都选用名姓大族人士担任。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主持朝政以后,不接触三公九卿,于是用太监为常侍和小黄门,奔走于皇宫和后宫之间。从此以来,宦官的权力倾动君主,致使天下穷困。应该把他们都罢黜遣散,广泛选举年老博学而又有德望的儒者参与朝廷政事的处理。”桓帝阅奏大怒,不肯应允。朱穆趴在地上不肯起身,桓帝左右的人传命让他出去,过了很久,朱穆才快步离去。从此以后,宦官多次借故用皇帝的名义诋毁朱穆,朱穆一向性格刚直,因愤恨而生毒疮,疮发身死。

延熹七年(甲辰,164),春二月,邠乡侯黄琼去世。

黄琼去世,朝廷赠给他的谥号为忠,四方知名人士前来吊丧的有六七千人。起初,黄琼在家中教授经书,徐稚跟随他学习,询问学问要

旨，到黄琼地位尊贵以后，徐稚就和黄琼绝交，不再往来。到了这时，徐稚前往吊丧，以酒洒地祭奠一番，然后放声痛哭而去，别人都不知道他是谁。诸位知名人士说：“肯定是徐稚。”于是选派善于言辞的陈留人茅容骑上快马追赶徐稚，茅容沽酒买肉，请徐稚一道进食。茅容问及国家大事，徐稚闭口不答，改问耕种和收获庄稼的事，徐稚这才回答。茅容返回，把这些告诉大家，有的人说：“遇上可以交谈的人却不与交谈，徐稚岂不是有失于人吗？”太原人郭泰说：“不是这样。徐稚的为人清高廉洁，饥饿时不会接受别人的食物，寒冷时不会穿别人的衣服，而他答应茅容的邀请一道饮酒食肉，这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茅容贤能的缘故。所以不回答国家大事，是因为他的智慧我们能赶得上，而他的故作愚昧我们却赶不上。”郭泰学问渊博，善于言辞谈论。刚到洛阳时，当时人们并不认识他，陈留人符融一见到他就赞叹惊异，因而将他介绍给河南尹李膺，李膺和他结为好友。后来郭泰准备返回家乡，很多儒生送他到黄河渡口，车子多达数千辆，只有李膺和郭泰同船渡河。郭泰性格明达，善于识别人的贤愚，喜欢奖励和教导读书人。茅容年龄四十多岁，在田野中耕作，和一群同伴到树下避雨，大家都随便坐在地上，只有茅容正襟危坐。郭泰见到后大为惊异，因而请求借宿。第二天，茅容杀鸡侍奉母亲，将余下的半只鸡收藏在阁橱中，自己用粗劣的蔬菜和客人一同食用。郭泰说：“你的贤良远远超过常人，我郭泰还只是用低于侍奉父母的规格来款待客人，而你却是这样，真是我的好友。”于是站起身来，向茅容作揖，劝他读书学习。钜鹿人孟敏肩上扛的瓦罐掉到地上，他一眼不看就走开了。郭泰看到后问他为什么这样，孟敏说：“瓦罐已经破了，看了又有什么用处呢！”郭泰认为他有决断能力，也劝他外出求学。陈留人申屠蟠是个漆工，鄢陵人庾乘是个门卒，郭泰对他们另眼相看，后来他们都成为知名人士。其他人，有的是屠户，有的是酒保，有的是士卒，因受到郭泰奖励和引进而成名的很多。有人问范滂说：“郭泰是什么样的人？”范滂说：“隐居而不离开双亲，坚贞而不隔绝世俗，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，诸侯不能使他为朋友，除了这些，我不知道还有别的。”郭泰被推荐为“有道”人才，他不肯接受，有的人劝他出来做官，郭泰说：“我夜间观看天象，白天考察人事，上天要灭亡的，人力不能支持，我只有悠闲度过一生罢了。”然而，他还